



太常懷溪吳公先師奏議叙  
余聞臣子之事英主也難以  
太察故其事英主也亦易以  
察故太察則自用故或犯所  
忌而觸所諱則其持也愈堅  
苟婉導以真愾而默啟以正



訓則夫察者又能悔矣故曰  
明主可與忠言然則激諍之  
與誠悟功寧軒輕也我

神廟時

儲嗣未定羽翼方艱而諸臣言者  
相繼起各矢蓋披赤致身犯

顏相與落籍負罪而我師懷  
溪吳公時在省垣奮袂作曰  
如是則

國本危臣子身名何有獨計所以  
回天奚術於是積誠痛口若  
激之若將之務窮其說而規

秦漢書  
之法疏入

上留中不報意默然感動矣未幾  
遂定大計中外歡呼焉豈所  
謂能察者能悔公固有以中  
其竅與乃公尋轉奉常抱疴  
請急去家食纔數年而仙逝

矣來也以門下士走千里哭  
公墓見其家無長物屢猶僦  
人吁嗟乎廉吏何可為也會  
今上冲聖登極念言者諸臣勞生  
錄死

卹恩加隆異而我師猶未沾暨

於是薦紳先生歎悼公功而  
從史公子光賢伏

闕自陳也乃始祝轅作萬里游余  
維臣子置身交戟何樂乎有  
言言而見功益非其志矣無  
如英主喜獨斷不樂人以言

居功故或距焉或置焉而其  
意默是而俞焉由今觀之後  
先諍

國本者皆忠之盛者也功寧軒輕  
也我師下世幾二十載追讀  
遺草無論定本一疏炳日星

動天地它如議防河以安

陵寢議息封以絕倭釁議營兵以

壯國威議禁鑛以杜奸藪皆

其大者今皆用公之言亦既

效矣獨爭並封功

國本議者尚遺之不能不為公於

邑余竊以為不然

主聖離明幽遐咸照

國典賁錫涓滴猶收如我師之

功在

社稷當與一時諸名臣並耀千秋

其殊典必有屬矣不然晉文

霸而之推不言祿祿亦不之  
及後世悲之今故

盛世也其論功度必無是師子貧  
不能給行李勉而走

輦下訟白先人志事余為之略叙  
師疏大概以俟當事者之採

覽而加褒崇焉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右春坊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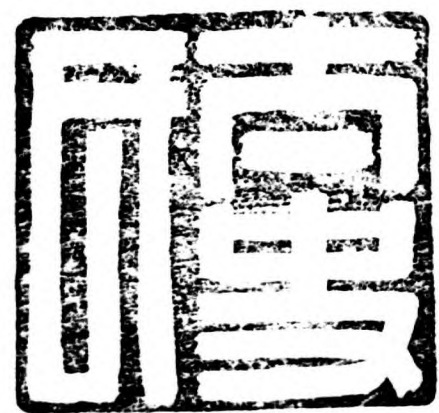
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前右諭

德蕪侍講

南京國子監司業纂脩

國史管理

誥勅當湖門人施鳳來頓首拜撰



太常懷溪吳先師奏疏序

余師新都太常懷溪吳公當

神宗時居諫垣前後奏疏凡數十

上所言皆天下大計曲中窾

會余前在省中緡閱存藁作

而嘆曰嗟乎其意懇而詞婉

其衷激而心平其援引確計  
慮長辨駁猶指陳悉膽張目  
明而卒未嘗有露齟決訾之  
態真所謂積誠納牖得臣子  
告

君之體者乎諸不具列其最  
大者

莫如

國本一疏方是時

三王並封之

旨出

前星幾為掩芒諸臣抗章爭者皆  
莫能得公謂



上意欲有待以示慎重耳激而距  
無寧婉而入矧

廷諭諄諄是可牖而導也於是就  
聖諭傳以

祖訓反覆開譬娓娓數千言上之  
疏入

留中曾未幾而

大典遂正海內稱快豈非

主上明聖陰有動乎公之言而公

積誠納牖之功為不淺與余

嘗謂臣子事君忠良無二道

而諷直有互用故夫爭之疆

攻之疾櫻鱗不顧負譴不辭  
者忠臣之苦心也以幾諫以  
巽言宛伺其所明而默易其  
所嚮者良臣之深心也然則  
我師之疏比之抗章負罪諸  
臣其於以翼

皇儲而安  
宗社均也今  
上御極之初

恩波浩蕩諸有功於

國本者並蒙錄

卹爵廕有差而師子光賢賸留

清白莫適徽榮乃裒梓奏草  
思就

日披丹以希一視之仁而問叙於  
余余惟干澤非臣子之夙心  
而

聖朝無不均之雨露則夫訪遺藁

以錄功普

渥澤以勸後吾師奏牘具在當  
事諸君子必且讀之而色動  
急為

上請者夫合輿論推揚之公著先  
臣羽翼之績彰

皇恩溥博不遺之美豈非心有同  
然而不能自己者耶又何俟  
余言之繁稱為矣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  
前戶科都給事中兵科給事

中奉

勅典試山東監察

大工巡視

皇城光祿門生李奇珍頓首拜撰



太常懷溪吳公奏議

太常懷溪吳公繇萬曆丙戌

榜進士令安福入

掖垣遷奉常

天子方以柱石倚公公卧疴還

山尋至厭世年不雙言德位

不配望惜也余生晚未及  
習公側耳公磊砢竒傑為  
世偉人私心恣一以來獲  
公謦欬為憾公在諫垣有  
奏議如千卷藏於家蓋避  
人焚草意也公孤光賢傷

先志之弗竟也先蘊之弗  
彰也裒而梓之問序於余  
余惟諫古無顛職自秦漢  
始設言官而代目之然大  
指不越書之言曰予遘汝  
弼汝無面從宣聖之言曰

勿欺也而犯之此兩言言  
官之鵠也故凡匿而不言  
迂而無當與浮揣而闌拾  
詭躁而鯁固其不得其職  
等耳公為諫議三年章凡  
數十上計在治安則勤批

覽謹幾微有疏慮切時事  
則必言動納諫諍有疏京  
師兩河災則拯遺黎濟時  
艱有疏天象示警則裨脩  
省祈消弭有疏倭寇朝鮮  
則相機宜絕封貢有疏楊

首效逆則嚴蒞勤慎勦除  
有疏淮流漸壅則保  
祖陵全運道有疏下至止文馬  
之礦硎減陝西之織造清  
光祿之弊源酌京營之兵  
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中

或篇志拂欲或規便審宜  
或分別得失而審其進止  
神宗嘗虛已以聽為之變制更  
令近或朝上夕報遠或越  
月逾時迨後有  
三王並封之



昔大小臣工爭之不能得公愕  
然曰如是則

國本危矣退而草疏累之幾數  
千百言援

祖制證人情以撩衣之忠行綺  
皓之力極意反復為

上痛切言之

上雖一時牽溺未回而意不能  
無動及後決火計以安

宗社一一如公所疏則公之言  
行矣余謂公在諫垣之日  
正

神宗綜核之初撤擴屏瑱者固  
多而雷寔摧折者亦不少  
公言獨有俞而無拂何哉  
公於書無所不讀於  
國朝典故無所不諳於數千年  
治亂興亡之跡無所不觀

析而又權於事變機宜之  
中權繁洞括獨遠也而出  
以勿欺故其言尤易入至  
國本一疏其詞危其意苦精誠  
足變天地言語可泣鬼神  
迄今讀之猶令人凜乙有

生氣者即使留侯借前筋  
蘇客卿榘頤頽陸敬輿操  
觚李長源寤主未能過也  
公所以率化投石為轉圜  
者以此頃當

鼎新之會一時護

儲諸臣皆得徼

覃恩而蒙錄卹所為爵賞贈廕  
不次之寵非一而公子伏  
在草莽獨未及叩

閭闔而丐餘波此識者所由致  
慨於向隅也雖然忠臣不

希寵以進言聖世不偏枯  
以施澤今

天子神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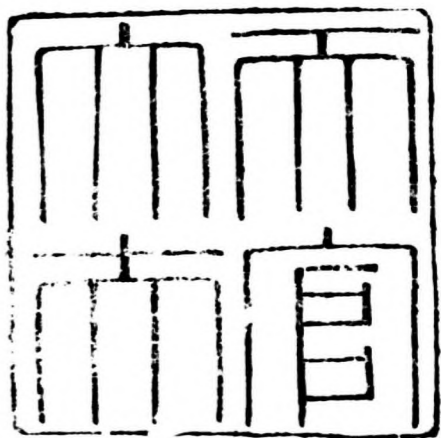
皇仁浩蕩則夫搜遺藁以  
上請恢一視以慰忠魂者是在  
當事諸君子也夫是在當

事諸君子也夫余曰序公  
疏草而識公之為羽翼臣  
也故為漫及之如此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協正庶尹  
吏部驗封司郎中前

欽差典陝西試事通家眷晚生

唐暉頓首拜撰



太常懷溪公奏議叙

余叔太常公昔在掖垣默導

上心陰衛

宗社至于功見言信而中外思

之者彌久不忘先是萬曆中

諸議將卜吉而

上意忽有待有

旨三王並封諸臣批鱗補牘先後  
以危言入者數十上皆爭之  
不得公謂

上神聖未始不以言者為是而第  
欲慎重鉅典今

國朝之典章具在而

上所廷諭臣工又如此乃就

聖諭引

祖訓條析肆陳其指甚愷切而其  
語最婉曲其言無有加于諸  
君子而其事則更通達而易

見疏入

留中不報然

上自是霽顏矣未幾

元良正位中外皆服

上之神斷而實諸臣忠告之力公  
之善導尤有當于

上心也且公疏非獨此也是時倭

播交警陽侯為虐

陵寢苦河公請減關中織造歲省

千萬緡濬河一疏卒用公策

工成

賜金紀錄蓋公沒二十年而前後

諸奏次第採行名實炳炳在人耳目余弟光賢迺為先子集存稿付諸梓余惟言官職司封駁明目張膽何難骨鯁自命願敢諫非難有當于成敗利鈍之幾為難能使人主

樂其言之易入而實有裨于宗廟社稷為難公矢心勿欺語必中節易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又曰納約自牖公素精于易深得格心之要矣

今上登極諸言



定儲者皆得徽

覃恩錄卹爵賞贈廕有差而余弟  
以母服未除且慎其事未敢  
叩

闕會余待罪楚藩三載始歸迺趣  
弟行夫聞言入告退而焚草

公之侃侃恂恂乃其正直忠  
厚大概即上疏時且不欲以  
是博直聲豈為身後要澤哉  
第

國本一疏日星為昭

雷霆忽霽至今讀者尤首推公轉

移之力是當並載  
國史傳之奕世以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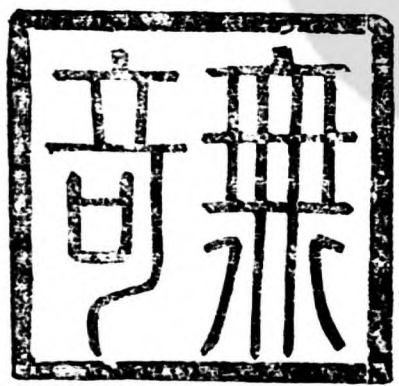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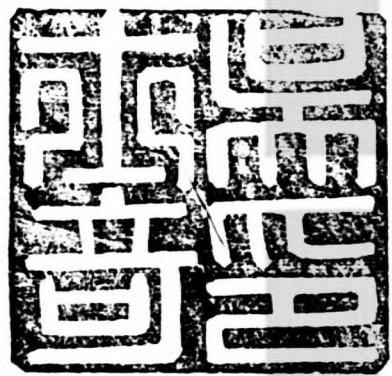
先皇從諫之美傳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今弟當彊仕之日矣  
此即先子遺訓弟盍佩此以  
自靖自獻乎至于搜遺簡

卹忠魂非藩吏所敢與聞初公  
令安福甚有惠政後十年而  
余守吉州吉之紳士誦公棠  
蔭不絕口余不敢避親而博  
採輿論為公樹坊循良請祀  
名宦是時新都以公行誼雅

為鄉人推重亦請祀于鄉兩  
地俎豆一時稱榮至於公之  
奏議關係時政則銓司唐公  
已為臚列余不敢復為譽言  
矣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陝西左布政

使愚姪士奇頓首拜謨



奏疏目錄

請正

國本疏

勤批章奏疏

時事愆違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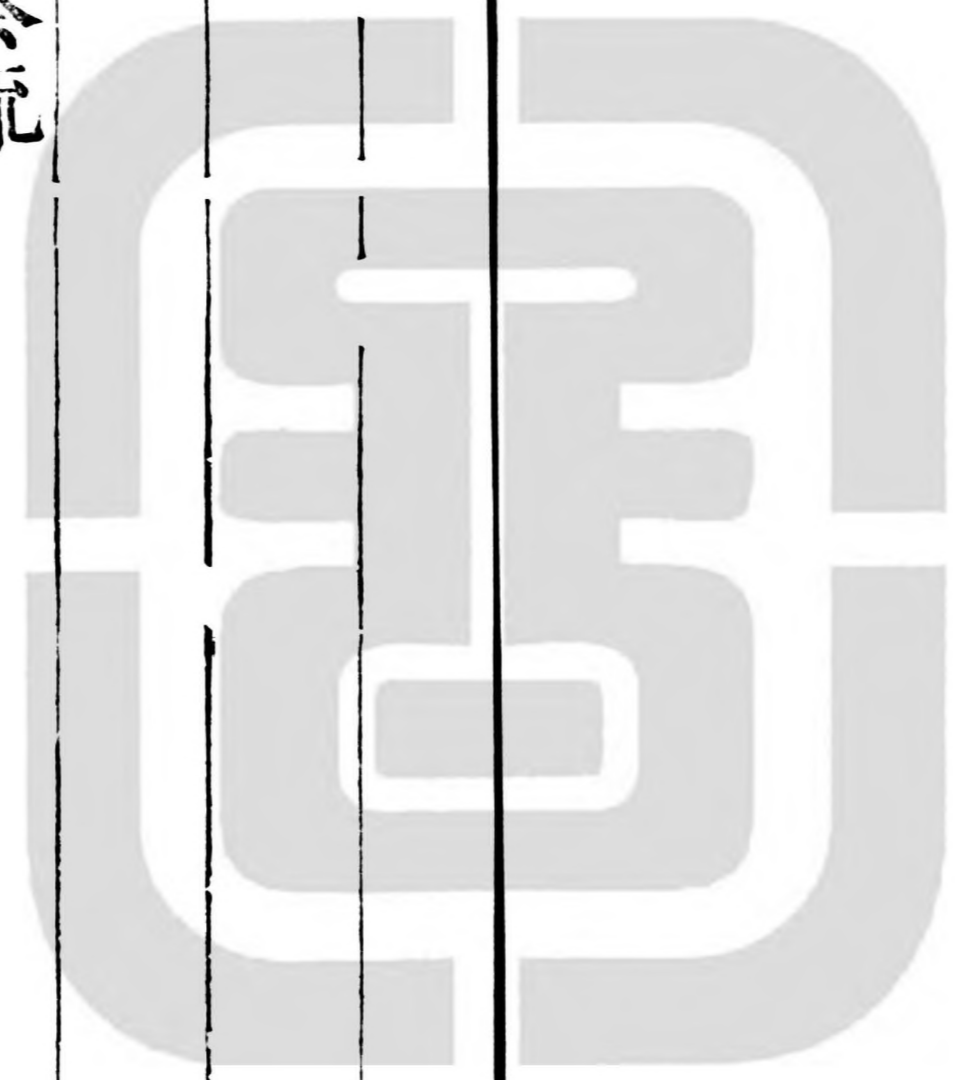
拯救時艱疏

神奸極弊疏

留將安疆疏

修省消弭疏

絕封貢疏



清查馬政疏

禁礦戢奸疏

條議京營疏

慎勦逆首疏

嚴詰杜欺疏

撫災鋤亂疏

特舉異材疏

舉劾將領疏

舉劾衛官疏

請施德政疏

寬減織造疏

濬河保

陵疏

披衷安分疏

本府請

謚公揭

安福縣請

謚公揭

戶科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懇乞

聖明深惟

國本脩鑒輿情亟正

大典以安

宗社事臣待罪該科自覩

勅諭竝封之說不勝憂駭然而不敢抗疏者爲諸臣

業已疏入冀

陛下一旦感悟臣無庸

竇奏以煩



聖聰乃今連章累牘至舉在廷臣工合辭固諍而  
陛下猶不垂納或抵之罪或報聞罷或乃

留中不發臣憂駭滋甚誠不知

聖意何時而回

大典何時而定人心何時而安不容不披瀝以請以  
臣所覩記諸臣之疏陳說已備臣更何所冀  
獨舉

陛下所爲曉諭臣工者爲

陛下別白其說而

陛下試虛心聽焉伏讀

陛下之諭曰

聖祖垂訓爲子孫正綱常別名分防竊亂夫庶之不  
可以僭嫡幼之不可以僭長皆所謂綱常所謂  
名分也方今

陛下嫡子無出顧獨有長子之尊耳夫實有長子而  
卑其位號使與幼少等列顧欲懸

儲位以待不能必有之嫡嗣則夫別嫡庶者虛也  
而淆長幼者寔也

陛下試度之心于正綱常防竊亂何如耶臣願  
陛下之詳辨之也

奏疏  
陛下之諭曰恐背違

祖訓夫

祖訓所云立嫡不立庶爲無

皇子而取

宗藩入繼者言耳若

皇子何可以此論試自

陛下之身上溯而逮

二祖其由嫡嗣者幾

君當時

中宮年非不茂而皆斷然蚤正

儲位不聞以待嫡羈也今舍確然可據之家法牽

引

祖訓不合之條規以塞衆口

陛下試度之心于守

祖訓何如耶臣願

陛下之詳辨之也

陛下之諭曰庶無後悔倘後有悔將何以爲處臣愚

竊恐

陛下設不必然之慮而忘必至之憂也夫天子之子  
勢不兩大名號旣殊禮數旣別乃後志定而覲



餽不生今舉

元子而同庶子

冊王非所以示別而杜釁萌也且封章一定侍從羣  
分講僚各異等殺不明能無宵人妄揣意指或  
從中立或與朋比中立則孤孤則危朋比則私  
私則角及至釀成雖

陛下亦可若何

陛下試度之心于杜後悔何如耶臣願

陛下之詳辨之也夫君人所恃以固國者惟此人心  
自古未有人心不附而能保世滋大者今

元嗣序則震索而居長德則睿質而篤生是不獨  
百司庶府交口係心戴吾

君之

元子卽丘民武夫亦莫不一意齊志慶握鬯之得  
人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言  
天者必徵于人而人心翕歸天意庸可違哉故  
冊立之典大臣言之科道言之館閣言之卿寺言之  
以至郎官無不極言諫諍重

元子寔重

陛下也重

祖宗之天下也此非臣臆見固天下之公是萬世之  
定論也亦非獨億萬心爲然卽戚臣鄭承憲往  
年具疏請立

太子無亦知大分萬不可稍混公論毫不容暫違  
國本之安危亦椒房所與同休戚矣經稱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罔功臣愚願

陛下善用愛而慮所終也

陛下雖欲法

祖乎法

祖宗之法者當心

祖宗之心

祖宗之心惟欲萬姓悅附萬世治安而不輕自用與  
偏聽人言者則貽謀之善也今竝封之諭一下  
舉朝斷斷以爲不可

陛下試察人心何如也此之不順積而成激臣愚竊  
爲

陛下危之漢高帝豈不亦古今英雄之主然一占羽  
翼已成遂定大計

陛下亦可以默自悟矣夫天子之厚其子也與衆庶  
異衆庶以不偏爲愛天子以定等差爲愛何者

等差一定宐君宐王各得分願無貧無寡何慮  
傾危父子以篤兄弟以睦風教以成所謂一正  
家而天下定者也臣捧誦

聖諭一則曰長幼自有定序一則曰以待無嫡立長  
既明示天下以主噐之有所歸萬萬不敢以他  
意疑

陛下及讀至不知疑朕是何主意又曰朕爲天下之  
主無端受誣亦既心知

陛下之焦苦矣萬萬不欲以危辭激論觸

陛下然而不容已于言者誠爲

國本不可一日不定衆心不可一日不安在

陛下與其自端解說以諭天下不若割情正分以信  
天下在大臣與其徇附

陛下而貽之危不若明諍顯諫而匡之安記曰君子  
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傳曰石  
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臣誠願

陛下之愛

宮闈與子以德無以姑息臣等寧爲

陛下之藥石無爲美疾此其所以欲然而不能也伏  
乞

陛下內謀諸心外謀諸卿士庶人慮遠防微稽禮定  
分取仍前

旨冊立

元子布告天下分

封二王以備

宗藩則

社稷安于磐石而天下誦

陛下轉圜之美不衰臣職司不敢不盡聞見之思

而事關骨肉不得不効腹心之愛念之身且不

恤何有于名恩出原

旨何能圖報且使諫而沽名何如默而獲寵圖報異

日何如取容目前此

陛下聖明智仁所洞鑒也惟

陛下聖明而仁智然後敢以此言進臣不勝懇款待

命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日

聖旨

奏疏

戶科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懇乞

聖明勤批章奏以謹幾微以保治安事臣本疎庸謬膺諫垣之選受

命以來凜凜惟不克任是懼計所以報

恩萬一而不可得睹今章奏壅隔朝議沸騰以臣計慮關係匪小謹披瀝爲

皇上陳之臣竊惟天下大勢如人一身言路則其咽喉也咽喉通塞人身存亡之機也言路通塞國

家理亂之機也善理身者必先利其咽喉而後  
能使手足強榮衛暢善理國者必先開其言路  
而後能使紀綱振法治清自古及今未之能易  
也頃者寧夏羣兇伏罪

闕下幸

皇上臨御受

賀大小臣民莫不快親傳頌與文武比隆矣又  
仰

皇上孝養

慈闈怡顏稱

慶而

好生之德浹于遠邇虞聖茂以加也然臣愚竊以爲  
皇上誠存此心延見羣臣數問得失披閱章奏時決  
當否使精神交通上下不壅豈不煥然維新之  
治哉臣往爲令時側聞奏疏間有

留中雖諸臣不達言罔避忌致然終非盛明止輦  
之風也臣未嘗不爲之太息乃近職守科見言  
官彈論臣工亦復

留中不下外議紛紛咸謂此等奏疏  
皇上未必經覽臣不知

皇上覽之乎抑果未覽乎如已覽則賞罰是非從公  
昭示

皇上何留而不批發也意者  
皇上之心以言官在所當容而大臣亦所當恤惟留  
疏不下俾得兩全歟不知言不論是非一無報  
白是使鷲擊與鳳鳴無別也非所以慰言官也  
人不論賢愚漫爲包藏是使報務與言官本并植  
也亦非所以勵大臣也况循襲爲常其究也將  
憺夫倖免而諍臣結舌有不知其樂之所終者  
矣夫已經

御覽而不批也弊不可言也倘奏上而未經  
御覽又孰從而壅之弊尤不忍言也

殿陛九重

君門萬里

皇上所以周知遠覽者惟言官言官所以佐  
主匡時者惟奏疏頃者科臣陳見盡規亦復  
留中不下言及

乘輿旣不行言及幾務又不行則國亦奚用乎審諤  
奚取于論列爲哉嗣是而後外而軍國大事勝  
負決于須臾將有欲陳而不得進者矣內而蕭

墻隱憂禍患成于倉卒將有欲言而不遑及者  
矣其扞格之幾雖微而陵夷之勢甚大履霜之  
漸已見而豐蔀之蔽日成臣言至此良亦寒心  
皇上得不惕然而動哉臣聞章奏批發必有常期乃  
今無論

留中不下卽下者亦動逾旬日初五初十而槩不  
頒

旨夫一日二日事有萬幾因循于今必至叢挫于後  
非所以示天下勤也捺縱在心遲速惟意而使  
下無所稟守疑議滋興非所以示天下信也伏  
望

皇上留神批覽每奏必下無間日時使言官得關其  
忠而中外不致有所壅闕臣庶不復有所疑慮  
則防微杜漸之機長治久安之要也臣不勝爲  
皇上願之蓋古帝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轉圜之聽  
時陳于上造膝之籌畢抒于下迺今何等時也  
西賊雖已授首而善後且難東倭尚在跳梁而  
運籌未易當此之時雖令言路宏開忠謨畢集  
猶懼敵不易挫

國不易固也况乃自今壅闕泄泄然玩而弗恤其



何以折衝厭難永保寧謐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皇上誠有意乎來王之治則怠荒之漸不可不杜也臣一念惓誠冒昧激切無任懇祈戰慄待命之至

萬曆二十年十一月 日

聖旨是

戶科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時事愆違懇乞

聖明慎言動以養

君德納諫諍以溥

皇仁保全生靈奠安

宗社事臣聞人君言行遠近從違係焉人臣諫諍世道安危係焉故言行而善則天地感通况臣民之弗應乎諫諍得行則一言有餘何屢言而不足乎此舍已從人塞違昭德而不厭臣下之煩者爲萬世慮治安也臣觀今日域中南北東西

兵戈水旱具在奏章臣不敢瀆竊以當此時勢艱難亟行加金

成命撫臣苦辭而作怒省臣危論而留中古者貨物亂常商賈獻議臣關職掌詎可無言夫天下財皆

皇上之財惟所用之其誰不遵獨計特詘不能舉盈王言不可不慎明主愛一噸一笑惜一民一物而

皇上乃當此時無故加金誠何心焉卽數止四千然且不可况聞言而忿歲進五千則不以善言爲寶而以金玉爲寶不循理以服人心而傲氣以箝衆口此一舉也兩失隨之二十年來所未有事臣萬萬願

皇上之更圖也臣近觀

聖心謂乾剛獨斷令在必行方足示威而息羣議不思權之貴獨斷者謂其毋旁落也復諫自用豈大君所且令之在必行者謂其善莫違也不善莫違非邦家之福是乃明君不惡切諫而博觀蓋臣不避亡身而直諫其難匡救靡匪敬恭彼十漸十思何嫌煩擾卽百諫百聽何厭瀆陳書曰

改過不吝又曰從諫則聖臣故因加金過舉而望

皇上廣納諫之門也深慮拂言既往而望

皇上慎動于將來我

太祖碎胡元水精漏却陳氏鏤金床有司奏造

乘輿服御諸物皆令以銅爲之且曰儉約非自身先

何以率下開秦汰禍亂之源未有不由小以至

大者煌煌乎

格言至行真

聖子

神孫萬世當法今天下非豫泰之日也撫按非生事

之言也以若所爲毋論臣民駭愕

皇上自度于

祖訓何如于時變何如于人言何如昔有惡影者

行愈疾而影愈衆故息影莫如鎮靜息言莫如

慎動不然臣懼人言愈煩而

國家愈擾將不知所終也臣愚不勝大願願

皇上虛心觀理警戒樞機節無益冗費以蘇遐邇之

民下從諫

德音以慰

日月之仰懲忿修身遷善長益收回加金  
威命則一轉移間而如天之堯用中之舜不專美于  
前

宗社生靈厚幸矣不然借籌銷印露臺借金彼漢君  
且能之而

皇上遠過萬萬亦何難而不爲耶臣愚罔識忌諱激  
切待

命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重地極災遺黎危急懇乞

聖慈亟賜拯救以濟時艱以維

國本事臣聞民爲邦本京師又天下本蓋在詩曰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彼都人士萬民所望  
自古帝王未有不以畿甸爲重者夫安閭閻者  
所以寧國家而綏畿甸者所以靖天下也臣待  
罪該科咨諏民隱凡自天津河西來者具言曩  
因順天等府濱河地方西水洪流波濤人立一  
望盡白四顧稀烟人民十室九空或磨石和草

以爲糧或携妻插標而願賣老病殭仆不起幼  
稚拋棄不收奔河赴水填命溝壑往往而是其  
顛連困苦之狀有鄭俠之所不能圖者當此時  
猶不一爲之所非所以廣

陛下好生之德而弘如傷之念也往年直隸山陝河  
南江浙等地方告災

陛下出內帑蠲常賦特遣重臣往賑之况乃順天等  
府擁衛郊圻密邇心腹其地尤重而困窮之勢  
睹記又親奈何不急爲勞來安集聽其仳離往  
者吳楚一遇災傷劉汝國之徒遂藉口均貧以  
階禍亂方今東西告急猶可泄泄然不爲收拾  
人心計乎臣故願

陛下之急議蠲賑也至于賑之之法不必待勘亦不  
必差官蓋當此枵腹待哺之日青黃不接之時  
必欲待勘而後賑則爲期已晚又必差官以典  
之此卽

恩澤常濡而其爲事亦甚擾乎

陛下旣以一方民社寄之撫按卽應馬上行文令按  
臣以覈實假撫臣以便空撫按下其事于監司  
監司專其任于守令卽以行賑善否定守令殿

最度乎責任專而賑恤乃實蓋守令于民最親  
乳哺宐無不至若謂慈母爲不足任更以赤子  
付之他人臣竊以爲過也乃所以賑之者要非  
一端慮萃處而病則須給閭舍以散廩如富弼  
之在青州慮得食或艱則須發倉庾以賑貸如  
汲黯之過河南慮市價或踊則須招商賈以通  
有無如朱子之治浙東慮財用不足則須開輪  
募以詔爵免罪如鼂錯之策漢廷慮壯者離散  
則須興工作以聚失業如范仲淹之活杭州而  
又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候  
置庭道殺禮物諸若此類須該地方官悉心區  
畫通變宐民不繩以一切文法乃可安戢流離  
俾無道殣臣近聞該處撫按雖檄道所屬拯救如  
武清縣知縣曹一鶴等露衣蓐食出舍郊關躬  
督舂鍾晝夜勤勤蓋已二月于外矣但緆短不  
能爲汲長之用巧婦豈能効無米之炊若非

陛下特降

德音卑發倉廩將何以風勵循良全活涸轍臣又見  
各處錢糧率多告匱欲復如往年發南北外庫  
所儲與兵部馬價所借恐難乎其繼非

陛下特賜

內府之捐亦奚以加惠畿甸而解倒懸之困乎嘗聞錢之爲言泉也必導利而布之上下乃爲泉貨流通自古未有百物所生而能專之無害者誠如陸贄所謂散小儲以成大儲則民心悅而天意得又何災之不可弭哉抑臣又有獻焉五行以水配貌貌不可作肅故水不潤下天人感應之理微矣當宋仁宗時積雨閉關議罷朝會王曾附使者奏云此正臣等奉職無狀亟請朝見以陳脩禦之策仁宗感悟天災以弭方今天心示儆臣尤願

陛下朝見羣臣端肅決事則其所以弭災者固不徒在區區議貸間而其所謂本者又不在京師而在

聖天子之一身矣倘蒙

陛下採納亟賜施行

國本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顛顛待命之至

萬曆二十年四月

日

聖旨云部知道

戶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具應明謹

題爲神奸極弊法紀難容懇乞

聖明重治申飭觸類清源以釐積蠹以禪財用事臣等巡視光祿接到光祿寺卿周思敬等揭爲棍惡詐傳

欽依欺賺錢糧乞

賜重處以警神奸事臣等見之不勝大駭夫光祿供奉

天厨一錢一穀悉出民膏劉天街以

內府匠役乃稱與已革未到官厨役祝國安商議



要得詳支口糧木柴變賣隨寫

武英殿手本內稱本殿節奉

傳造描金人物書冊圍屏畫軸節符等件于本年正月  
月初七日題奉

欽依除本殿畫官羅欽等外另行選僱人匠齊準等  
二百五十名于三月初九日措造該用金箔青  
碌工銀等項于

內承運庫關支每名日支粳米八合行光祿寺暫  
支每名日該木柴三斤赴寺移文工部關領各  
奸假雕

武英殿提督李太監關防印鈐于三月初九二十三  
兩日投寺本寺寫字厨役何祿等通同報稟署  
丞余宗熹等稱係緊急卽初十日先支口糧十  
日訖又稟催典簿卓明卿行文該廠卓明卿丁  
時獻見得奉堂批查旣係續添又太緊急恐有  
奸弊呈堂查拘各犯到官審實前情于天銜家  
追出偽造關防一顆當堂研審面驗是實具本  
題間臣等空候

旨行夫復何言但以

輦轂之下敢爾指稱匠作之流亦行詐捏任地偽造

湯天誑欺玩法蔑紀至此爲極若非卿寺摘發則流弊蔓延莫知所終但余宗熹見署丞篆丁時獻職管糧儲雖云緊急文書豈宜慢不覺察臣等待罪巡視相應據法查叅叅得匠役劉天街執藝賤工竄名

內府毘食倉粟濫竽亦旣年多狼貪

國儲縱壑曾無饜足口啣

天憲蔑紀法奚管弁髦私造信牌視威福擅爲囊橐自取作孽之禍當蒙首惡之誅祝國安業爲革從奸人已係出柙之虎若果同惡相濟可容漏網之魚何祿等書辦是供法律應守旣知印信非實豈得冒稟扶同比于美法舞文合擬究贓論罪乃署丞余宗熹丁時獻職司金穀出納要在惟明事卽倉忙稽察豈容少忽糧雖發而旋覺罰當議而從輕伏乞

勅下法司嚴提將劉天街等以首惡上刑祝國安緝拿併究何祿等均以知情擬罪庶巨奸積猾有所創懲而余宗熹等量加罰治則該寺臣工益知謹矣再照天下無不燬之法弊不革則法不行亦未有無源之流源不塞則流不止臣等因

奏疏  
觸類旁通之餘陳拔本塞源之議

陛下試垂聽焉夫官文以印信爲憑嘉靖年間題

准尚膳監刻花欄印票開日列名計數取物用印  
鈐蓋誠善制也自此制廢奉

傳取者僅憑寸紙竝無印欄尤難辨驗合

勅各監自後取用各物須發花欄印票該寺照存類  
送巡視季終查報豈惟取數不致濫觴設有僞  
印如劉天街者寺官失于覺察科道亦得發之  
是花欄印票所當議也夫會計惟在掌故該寺  
有典簿之官誠宜正其簿書以便查考乃往往  
科道巡視并無案籍可稽卽索取亦不之與將  
何以計日用而考歲成乎合

勅著爲例每月典簿照今戒嚴具籍要見額管若干  
收支若干存接若干該寺循環抄付巡視季終  
繳報豈惟用數不致侵瀆卽有奸僞如天街者  
憚科道之稽查必上寢謀而不敢發是簿書所  
當議也又正供額例固不容緩右續添等項亦  
須先以日時度官得考覈而吏胥交通不獨措  
辦可及亦且萌孽不生乞

勅各所司自今預相照會新舊詳查不然堂堂

天庖非止一劉天銜而迫在緊急誰其先覺也哉是  
緩急所當議也又見在官吏匠等應給酒飯固  
不可少靳至有新增必有豁除有添設必有停  
罷且人役旣殊支應亦異合

勅內外衙門隨時查造文冊一存寺官一存科道庶  
有所牽制無得任意增加不然如劉天銜揀選  
二百五十名者其數頗多而日設一日胡可繼  
哉是增減所當議也凡若此者非洗垢索瘢以  
傷刻嚴第謹其如益將以慮終病其源固所以  
止流也方今東倭北虜捍患禦災需財是急更  
計轉輸于官者十倍于民而存恤一分不但受  
賜一分已也奈何以有用之財填無厭之壑苟  
且一時之蠹忘却千百年之利耶臣等竊見蟻  
穴可以崩山漏卮不能盈海天下弊端孰不自  
細微始謹因錢穀積蠹冒陳振刷如此倘蒙

陛下採納

勅下該部亟議施行其于國計民生亦或補消埃矣  
臣等曷勝感激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奏疏  
聖旨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倭寇情形未真我師進止宜審懇乞

聖明慰留大將以相機宜以安疆圉事臣見兵部覆  
宋應昌暫留大兵一疏奉

聖旨原有旨倭奴退遁赦不窮追但釜山餘寇尚多  
后患宜備這所議各兵應留應撤並禁約犒賞  
事宜都依擬作速行陝西新任巡撫着就近會  
同總督官相機防虜毋致疎虞欽此臣觀前後  
邸報在應昌則主進因提督告撤而遷就于休  
息防守之謀在如松則主退因經畧屢催而藉

奏疏  
托于饑乏疲苦之說部覆則是應昌之言而從  
如松之請固自有見但事關重大臣不容默臣  
又見兵部差沈丙懿爲密訪夷情事內稱關白  
中毒已斃平柴二賊相圖經畧總督了無報聞  
丙懿之言似未可信但臣觀倭奴攻陷朝鮮易  
于破竹得勝之師何所不逞乃我師一集輒棄  
開平而不顧守王京而不堅豈誠畏懼

天兵望風遠遁哉自古行師不戰而退者非軍中  
有疫則國中有變是未可知也夫倭奴情形未  
有真見我師進止當有定畫所謂不恃彼之不  
來而恃吾之有備者臣故敢借筋陳之應昌以  
朝鮮形勝係中

國藩籬留兵之議是矣第兼程遠襲則運道苦于轉  
輸列險分屯則飛芻艱于徧給促令深入務爲  
窮追萬一士馬疲糧料絕能無虞乎如松之懼  
而告撤有以也然而敵人未去此豈撤兵時歟  
據稱糧少當請增餉而不當請還兵若憚遠追  
當議聚屯而不當議撤放朝鮮之地豈無平衍  
之區可黍可稻者相其地利務爲耕種畧如充  
國之屯金城孔明之田渭濱而時或餽運以相

濟援則兵雖留不憂乏食也至于所謂留兵者  
唯陽示之戰以張其形不當急迫之戰以疲其  
力惟協守開平王京以固其防不當散守各路  
諸嶺以分其勢則清野堅壁亦可長不困矣而  
胡爲遽議撤乎惟撤兵之議起于如松議者紛  
紛或謂其人本無竒恐一舉不當而盡露平生  
故欲退而爲規避之計或謂其富貴已極縱再  
收全功而無加往昔故欲坐而爲安享之圖以  
臣度之西討東征奔馳絕塞勞非不多也執銳  
披堅恢復屬國功非不大也果其陽請撤兵陰  
圖稅駕則前功盡掩宿望俱隳卽爲如松計固  
不爲此且往者報捷則諸李聯名今議留兵未  
及李氏功先歸已患將誘人是又輿情之所不  
平也古人云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如松世受國  
恩身膺推轂寧可苟且塞責耶故臣謂關白不  
死倭奴未去如松固不可弛其擔負卽使關白  
果死而釜山之倭猶然盤據則固守相持觀變  
伺隙以終王事是亦如松所不得誘也而何暫  
留之云爲也朝鮮喪敗之餘非得大將爲之鎮  
壓其何能支又安可旦夕論凱旋也則所以留

如松之身安如松之心者可無  
特旨一宣慰乎臣意空急簡忠寔才望之臣馳至  
軍中明諭以

朝廷推誠委任至意嘉其舊績勉以新功務拒島  
寇歸巢務期朝鮮復祚毋謂師老而還國無期  
毋謂功高而危懼不賞仍申

諭應昌移駐王京身先倡率務與如松同心協議  
至劉綎楊元等本皆驍將其下亦多選鋒俱安  
各諭以大義慰以

溫綸將則賜之金繒士則犒之牛酒如是而謂有不  
踊躍鼓舞安心願留者臣不信矣况夷情未得  
邊報多虛部臣曾具請已經行遼東御史而臣  
猶喋喋及此非十羊而九牧之也亦以審敵稽  
功必親歷其地乃可以得情實今御史就近其  
在遼陽之左乎其過鴨綠之南乎惟是遣官一  
說既可宣布

德音而堅大將之心併可實察情形而運  
廟勝之策臣謂今日計莫急于此者伏望

皇上

勅下該部亟選忠實才望廷臣宣



奏疏  
諭慰留如松廣長城有賴消海外之稜氛屬國永  
存作域中之保障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聖旨兵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

天象屢戒可憂

聖衷儆惕有本敬進讜言以禪修省以祈消弭事臣  
是禮部星變疏奉遵

明旨恐懼不寧痛自修省圖盡職業期副

皇上責成至意唯臣言官則盡言所以盡職敢不披

瀝悃忱爲

皇上言之臣伏思

皇上秉持一德孝養

兩宮高拱

九關而念微閭閻之苦裁決庶政而計定軍國之艱  
卽堯舜之孝仁文武之謨烈不越是也固宥昭  
格昊天休徵將至而胡爲乎彗星之見耶臣念

皇上天之宗子喘息呼吸與天感通則

聖衷警惕自與臣下不同要必仰思

天象其譴告者何由俯思人事其闕失者何在直當  
尋源究本克治從新此外廷之所不能與力者

惟在

皇上自圖焉臣查萬曆十三年彗星嘗一見矣萬曆  
十九年彗星嘗再見矣時雖有眚尚無大災

皇上得無以今之彗亦猶昔之彗也而爲不足畏乎  
又聞占候之家各有應驗

皇上得無以其應在彼無與

聖躬也而爲不必畏乎臣謂天之于君猶父母之于  
子也子有違德爲父母者始則勸諭之繼則訓  
誨之終則督戒之諄諄懇懇至再至三惟其終  
迷而不復父母勸諭訓誨督戒之術已窮而後  
置之不顧天心仁愛人君何以異此故臣謂彗  
星始而一見示勸諭也繼而再見示訓誨也今

且三見無亦督戒意乎况近年以來天鳴鼓地湧血山崩地震雷擊火焚四方災異之報更僕未能悉數臣恐

上天勸諭訓誨督戒之術且窮矣

皇上奈何不動念也昔扁鵲之見桓侯也始謂病在腠理請治不聽繼謂病在肌膚請治不聽繼謂病在腹心聖之而走故臣又謂彗星始見腠理之疾也彗星再見腸胃之疾也今且三見無亦浸入腹心乎則戰兢惕勵默化潛移不可不揆其本而亟爲自新之圖也臣按彗星其氣爲陰其精爲水其出爲陽微陰勝其咎爲宮闈帷廡比昵漸深則意蕩心馳棄英明而卽怠惰謀狎旣久則精銷神耗當壯盛而反羸疲氣弱而不能強則禮有常儀知所當循寧玩愒而不振情牽而不能割則事干重典知其當舉亦怠緩而不行星象垂戒意者其在斯乎日作夜息天道之常崇飲作荒哲王所戒起居失宜陰陽相背此一端者臣甚爲

聖躬慮而直指儆惕之本者良有以也蓋皇上一身天地之所篤生

祖宗之所付托億兆臣工之所倚賴何如其重而可不自愛以貽隱憂則辨之不可不蚤日新又新之不可不力也至于嗔怒詈楚苦痛呼天以彼婦寺皆陰類也陰以感陰彗其應是乎此亦修省之一端也泉貨流通蘊則生孽以彼厚藏亦水類也水以從水彗其應是乎此亦修省之一端也臣愚不勝大願願

皇上今日要自惕然警省猛然更新清心以壯陽明寡慾以消陰翳情無牽制志愈勵精矜恤以大好生之仁渙汗以究德施之澤則

聖躬強健享堯舜之永年

聖德精明邁商周之盛治諸臣自莫不仰體

德意共輔新政內則大臣集思廣益小臣畢志輸誠

外則臺司糾貪酷之風郡縣茂循良之績是

皇上一修省間而能使百官和朝萬民和野開寢昌寢明之運行卜年卜世之休挽回天變消弭星祲是臣所爲惓惓仰告

皇上之意也臣無任冒昧悚息懇祈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日

聖旨

兵科右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許貢之說不行加封之議又起機難再誤慮  
貴萬全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以弭近憂以消遠禍事臣待罪兵科見經畧宋  
應昌報揭與貽書互異已該同官張輔之等稽  
祖訓援

明旨剖析利害較如指掌則貢之必不可許也臣無  
容議矣然于時又有倡加封之說者人言籍籍  
皆謂傳旨本兵而昨得據臣等輪遞報軍情

夷情一疏乃知經畧之議封也已非一日臣益  
不勝駭異夫封者貢之別名也貢不可許而封  
獨可加乎世固未有其人而可絕其貢者亦  
未有其人得受封于外而不得進貢于內者故  
今日之議封卽前日之講貢而議封之釀禍卽  
講貢之厲階不可不察也蓋關白以梟獍之資  
虎狼之志不寇江南富庶之地而直搗朝鮮撤  
我藩扞其非利我漢物而以求貢來也明矣况  
其僭奉諸島雄霸海邦稱王僭號誰能禁者豈  
必藉我尺一之紙以爲重乎我亦未嘗懷之以

德今又不能屈之以力則彼何故降心抑志甘  
爲我下而受封號也不識我之封號果可以羈  
縻否耶據經畧疏稱平壤以講貢而退王京以  
講貢而退釜山亦以講貢而退則倭奴之蓄心  
積慮者在假貢道之通爲深入之計乃今一旦  
易以封號能必其幡然拜命不執沈惟敬之前  
議而責我失信乎能必其豁壑之欲得封已足  
而他無所需索乎能必其所需索者止于貨物  
而不復挾及貢市乎倘彼乘我之封托藩臣之  
禮走族類詣

關以效貢謝封爲名而我將何辭絕之乎有辭絕之能必其無所怨望韜戈卷甲返楫還輪不以隻矢半鏃加朝鮮乎凡此皆情有必然勢所必至不但異日之禍而且目前之憂臣之所爲日夕蒿目而怵心者也曰封曰貢其名雖異許封許貢其禍寔同經畧不知貢之爲禍欲以此啗倭而倖去朝鮮反以此引倭而使入

中國至于今日內無解於衆論外無辭于倭奴首鼠兩端進退維谷所謂始事不慎終將潰敗而不可收拾者則貢之說誤之也當事者奈何不鑒前車又欲以封之說爲再誤乎若謂彼已不敵智勇俱困姑假封貢聊爲羈縻否則席卷長驅勢必莫禦嗟乎爲此說者益可扼腕堂堂天朝海內全盛封貢而外豈曰無策天下事尚有可爲而何遽以此損

國威釀後禍也向當倭奴陷朝鮮據平壤其鋒勢豈不甚銳當事者赫然而主東征之議臣意其于彼已必籌之熟矣于智力必審之精矣乃今倭旣屢退鋒勢稍緩反憂彼已之不敵智勇之俱困則向所爲遣將出師者何不一蚤計之也

經畧膺

簡命之重荷信任之誠統數萬之兵集有名之將縱不能出奇制勝立班超西域之功獨不能東炬運謀效廉范雲中之守乎縱不能設險扼塞守朝鮮之藩籬獨不能阻海依山作東南之保障乎戰或未勝守猶可支未接一刃而口不可以戰未據一險而日不可以守徒恃封貢以爲長策假如倭奴許封不受許貢不退不識於此將以彼已之不敵而束手就斃乎抑或別有以爲戰守之畫者乎外不鼓勇爲戰內不修備爲守今日講貢明日議封且曰非此倭來莫禦臣竊恥之矣大抵封貢之說絕則倭必再犯于外而今日之患猶小以在藩籬也封貢之說行則倭必謀犯于內而異日之患大以在堂奧也經畧非捍禦之才急于息肩故倡貢之說欲以掩短而文功當事之深長之智易於亂聽故開封之端將以飭非而成誤要在

廟堂之上力爲主持廣益集思不徇封貢此非尋常之事實乃安危之機也不然今日倭奴因封以挾貢而疆場之索無厭後日倭奴且因貢以爲



奸而

社稷之患莫測經畧藉此獲釋于擔負

國家從此啟禍于腹心此臣所以不恤觸冒而披

陳于

陛下之前也且

陛下所爲咨議本兵委任應昌初意將欲其奮威揚  
武救朝鮮之難乎抑欲其講貢議封結倭奴之  
好乎東征之役本以張

中國之威封貢之議反以受外夷之制援他人而  
制于他人何不慮于未援之先救一國而辱于  
一國何不慎于未救之始先欲愚倭終將誤

國尤臣之所憤尤臣之所恥也貢不可許封不可  
加左支右吾形見勢屈竟欲同李如松浩然西  
回如此重事計將誰諉奉

旨而往可能不候

旨而歸乎胡無忌憚如此伏望

勅下兵部轉行經畧無許貢無議封無撤兵以自弱  
其勢無怯敵以自損其威務撫將士以圖成功  
務擇險阻以修守備足食足兵無欺無怠則今  
日自固之策而免異日封貢之害者也惟

陸下大奮

宸斷慎始永圖

社稷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聖旨兵部知道

巡視京營兵科右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奉查馬數陳杜弊源以裨節省以備整飭事

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部會

題准戶部咨福建清吏司案呈戶科抄出總督倉  
場都察院右都御史戶部右侍郎褚

題爲懇乞

聖明清查虛冒以節財用事奉

旨欽遵咨部送司備行到臣除臣同差山東道監察  
御史喬 已經請告不與外臣會同太僕寺  
少卿李 兵部委官車駕司主事韓 遵

奉

明旨刻期于射所內將勇士營馬疋挨司認隊從公  
逐名查驗剪鬃爲記絕無混淆除萬曆二十年  
十二月內驗退馬二百三十八疋截耗外見有  
真正印烙馬一千三百三十疋先後應給草料  
無容別議其不到馬六十二疋相應查革頃議  
難以後點不到筭作已往開除是在該部酌行  
其印烙不明毛色不對及無印馬三十九疋雖  
稱買補難免虛冒應自二十年十二月開除候  
送太僕寺印驗明白方准支糧又有眼睛雙瞎  
馬伍疋雖印真正而廐非留良應自本月十三  
查點日住支亦候買補送寺印烙再開糧料此  
該營馬數之六較也臣照得營衛馬疋事關軍  
務匪輕草料支銷動係

國儲尤重士非有馬雖勇何恃馬非得養待斃可  
虞今據該營馬料積至三年方行告領其真無  
馬耶其真馬之不食草耶斃固由由部查有見  
臣等蒿目悉心尋源揆本竊以爲救弊于末流  
者難爲力杜弊于事始者易爲功從前

天閑內馴未經差交行查以故因循廢弛乃今覈馬

奏疏  
疋之盈虛以定草料之出納奉有

欽依查刷相應照例申飭查得先年勇士關領馬疋冊送兵部填給勘合凡遇倒失各該衙門報皮驗明限令買補或有事故更勇稽查惟念守衛禁廷特免決打當支草料之時豫先造冊送覈對同法始未嘗不善而後漸凌夷則自萬曆十七年因舊單模糊通行更換各勇士牽制于內玩愒于外不行赴領致弊日滋殊非政體合無令該營官卽將勇士年貌馬疋毛齒備造花名文冊送部印給勘合遇有倒失各報買補截日關住總令按季關支季終先期冊送覈實方准移文戶部便照支糧則馬疋無從影射錢糧不致漏卮旣有以衛

禁廷亦可以實

帑藏是誠節用之一事也及照馬政一體營務同規四衛營之弊猶勇士營之弊也整飭于此而疎畧于彼非惟無以爲塞竇之方亦非所以示畫一之制合無照前事例著爲

令甲一體永遵庶幾法無異齊軍無携二事無不實費無不經而于財用節省亦未必無小補也伏

乞

勅下兵部轉咨戶部將應給草料者即便關發應查  
革者照數停止應候補者另行起支每年聽部  
寺巡視衙門春秋撥畢查驗二次年終印烙不  
惟營馬日清糧儲日益而數得其寔支以其時  
彼士且必無脫巾而馬亦無枵腹所裨  
禁廷軍國寧不弘且鉅哉法本易簡顧在力行臣愚  
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吳應明謹

題爲礦徒弗嚴禁戢奸民誠恐效尤懇乞

聖明再頒

勅旨以張

國威以消亂本事臣接鄖陽河南撫按臣董

趙 陳 疏揭俱稱所屬地方文馬二硯

礦徒千萬驅散復聚未復疏其饑饉無聊之狀  
祈以蠲賑拯救之恩而兵部覆謂論法委當勦  
除原情尤宜寬恤奉有

明旨捧誦再三已仰見

皇上嘗災肆赦之深仁安民止亂之大畧矣如臣庸  
昧更復何言願臣濫竽兵垣事關職掌審度時  
勢籌慮將來有不能已于言者則謂自古國家  
禍亂往往以一人呼倡能使萬衆響應從一處滋  
蔓卒至四方鼎沸故救燎原者撲于星星之始  
遏漂邑者塞于涓涓之初蓋誠見其漸之不可  
使長而其尤之不可使效也今曠徒雖云聚衆  
拒敵官軍然初皆災民不過迫于饑寒爲此萬  
死一生之計固非陰謀不逞而窺關號澤者比  
也其高洛偃師之人倏散倏聚亦非望屋而食  
結寨而居臣以爲此火之星星水之涓涓者耳  
獨慮天下啼饑之衆不止河南產礦之區不止  
葉縣若今處之過縱威之不張非但河以內嘯  
聚山林者負固不解將使所在流移聞風攘臂  
決裂四出而不可收拾其禍可勝道乎臣所謂  
將來之慮者此也頃見

皇上初旨已足示恩第恐奉行者有所顧忌不得展  
布無所以張

國威而消禍本臣故更望

皇上再勅

嚴旨督責撫按多方解散敢有奸徒幸禍怙終不悛  
則當大加創治不復姑息務嚴保甲以稽踪跡  
務謹關隘以察往來務治窩匿以絕禍根務擒  
渠魁以殲亂首而集兵食留班軍一切便宜行  
事庶威令所加足褫羸兵者之魄而先聲所播  
可折觀變者之萌撲之星星塞之涓涓尚何燎  
原漂邑之足虞乎論者謂山澤之禁宜弛以予  
民臣豈不知其說第以爲漸必不可使長尤必  
不可使效非故急之寔以安之而禁中原者所  
以康海宇也雖然臣聞善醫者病之已發則治  
其標病之未形猶治其本臣見礦徒旣聚而欲  
嚴于禁戢此治標之說也若諸臣請蠲請賑科  
臣王留漕糧平糶糶免起運之議則皆所  
謂治其本者臣愚以爲今日蠲賑非可徒付有  
司當

廷臣

八領帑藏一往河洛一往徐淮會同撫按酌量併賑  
在遣臣則利用惠以布

朝廷浩蕩之仁在撫按則兼用威以示

國家森嚴之法至于漕糧雖留糶糶雖平而藉口

國儲起運不免臣恐日食不給歲額焉輸溝壑相  
填箠楚何用不增道殣之骨則益潢池之兵是  
又在太司農熟于持籌無爲膠柱斯可耳由前  
愚臣治標之說則制亂于已發出後諸臣治本  
之說則銷患于未萌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不識

廊廟以爲然否伏惟

皇上留意中原幸甚天下幸甚

萬曆二十一年 月 日

聖旨